

# 伪满洲国



# 目 录

|                         |         |
|-------------------------|---------|
| 中文版序言                   | ( 1 )   |
| 译校者前言                   | ( 3 )   |
| 序 言 现代史上的“满洲”           | ( 1 )   |
| 第一章 满洲国的诞生——傀儡国家的政治史    | ( 9 )   |
| 满洲事变意味着什么?              | ( 9 )   |
| 驻在军制造的国家                | ( 16 )  |
| 成长中的傀儡帝国                | ( 38 )  |
| 第二章 战争准备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及其矛盾 | ( 56 )  |
|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 ( 56 )  |
| 五年计划的资金与物资              | ( 67 )  |
| 关东军的战争准备                | ( 81 )  |
| 总动员与对民众的压迫              | ( 95 )  |
| 第三章 无法投递的书信——满洲国的农业政策   | ( 110 ) |
| 东北的农业与农民                | ( 110 ) |
| 满洲国的农业政策                | ( 118 ) |
| 日本人农业移民                 | ( 131 ) |
| 结 语 满洲国的遗产是什么?          | ( 142 ) |
| 参考文献                    | ( 149 ) |
| 后 记                     | ( 156 ) |

## 中文版序言

拙著是我十年前在日本出版的，它如能对中国的读者和研究人員有所裨益，并得到来自他們的評判，那对笔者来说真是荣幸之至。

自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1894—95年）以后，近代日本的历程，乃是对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扩大霸权的历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阻碍了中华民族按自身规律的发展，并且对建立统一国民国家的努力（即国民革命）加以敌视，表现为一贯性的帝国主义政策。借助这一政策，使原为世界落后国的日本，终于步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后尘，实现了近代化，跃居为亚洲唯一的产业和军事大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这两者之间具有互为表里的关系。

近代的日本国家和日本国民，通过对中国进行帝国主义的统治和掠夺，各自都攫取了某种利益。即便将话题局限于东北和日本的关系上，从殖民地“满洲”输入的大豆经过加工后，充实、改善了日本人的膳食，同样，豆粕作为肥料使日本的粮食获得了丰收。由于战败前很多日本人的身体，是由来自“满洲”的大豆供养的，作为其子孙的现代日本人从物质代谢角度来说，也是深蒙其惠的。

然而，几乎所有的现代日本人，不知为什么对这一历史事实却视而不见，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即使在日中邦交恢复正常化后，仍就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不过，在日本战败之际年仅四岁的笔者，一想起曾啖过由“满洲大豆”制成的熟豆粉，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侵略责任和战争责任。而且，笔者的祖父冈

部长职也曾名列满铁创立委员之职。仅此一点，作为历史学家弄清事情的是非曲直，也是责无旁贷的。

上述的这种义务感和责任感，我想是促使我完成《满洲国》一书的原动力吧！籍此机会，将这部作品奉献给中国的读者。在此在要感谢译者为拙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草成一纸序文呈上。

冈部牧夫

写于日本长野县八峰岭书房

1989年12月

## 译校者前言

在“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能有机会将日本关于伪满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之言的《满洲国》一书，介绍给我国读者，深感荣幸。相信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情况，而且对我国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也会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日本自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将侵略我国东北，作为它的大陆政策的一个关键。这就是所谓“征服满蒙”、“经营满洲”。1931年日本阴谋策划了“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导火线，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占领东北全境，然后又打着“满洲国”的招牌，实行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长达十四年之久。

日本挑起这次侵略东北的战争和制造的“满洲国”，不论对中国和日本，还是对亚洲和全世界，都是一起有严重后果的历史事件。从此，日本无可挽回地闯入法西斯侵略战争之中，不久即将战争扩大到全中国乃至亚洲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导致它在1945年8月15日的彻底失败。

对于日本制造的这个伪满洲国，在日本，战前姑且不论，在战后，有关的史料、记录、回忆录、传记、专门史、团体史、公司史乃至小说、论文等等，不断问世，真可谓连篇累牍，不可胜数。对此，人们正在搜集整理，对于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将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此无须赘述。如果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这一客观事实为准绳衡量，大致可将这些出版物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竭力掩盖日本侵略的实质，仍为“征服满蒙”、“经

营满洲”的大陆政策辩护，继续散布“侵略有理”、“开发有功”的滥调。这类作品，在战前曾广为流行，即使到了战后，也未销声匿迹。应该指出，在今天散布这种论调，不但无助于人们正确认识满洲国的实质，反而成为伤害中华民族感情，阻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

第二类是战后大量涌现的，对伪满有某种亲身经历者的记录、回忆录等作品。这类出版物有的看法虽然有待探讨，但由于能提供大量有用的具体生动史料，有的还表达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对人们深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有所裨益的。

第三类是战后一些日本学者敢于正视日本侵略的客观历史，经过精心研究而提供的新的研究成果。这类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却为日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日本知名学者冈部牧夫先生精辟剖析伪满的《满洲国》一书，可以说是这类著作中较为突出的一部。

冈部牧夫（1941）作为历史学家，著作颇丰。他自1965年毕业于日本成蹊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后，曾先后参加《太平洋战争史》第3、4、5卷（青木书店，1972—1973年版），《日本民众历史》第9卷（三省堂，1976年版）和《日本史》（有斐阁，1980年版）等重要历史著作的编写工作。在此期间，他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各方面、特别是侵略中国东北的史料和著作，进行了搜集、整理和研究，使他深感：“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统治，与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相比，并没有那样深入地阐述清楚。而且，在研究者中间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观点，即从整个东亚现代史上来评价它的地位”。同时，作者还看到，在今天日本人的意识和生活面貌上，起着有形无形作用的所谓“满洲体验”，也有待于正确地阐述。为此，出于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作者撰写了《满洲国》一书。

作者原打算“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东北的长达十四年的统治，即对作为其统治的表现——满洲国，尽可能全面地、历史地

记述下来”，但由于“日本今天的研究水平，虽然某些分面曾作过详尽的分析，但空白之处不少。因此，要一蹴而就写出通史，是非常困难的。”这样，作者就以构成“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三个核心问题——统治体制、产业开发、农业政策为中心，来刻画满洲国的现实”。正因为作者既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紧紧抓住了解答伪满诸多问题的锁钥，又从日本一步步走向法西斯主义和扩大侵略战争的全局出发，深入探讨了有关诸问题的实质及其内在联系，对伪满洲国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加上文笔流畅，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就使本书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清楚地描绘了伪满的概貌，读来令人信服。

其次，本书对日本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作了全面的揭露，并以一定的篇幅描述了中国人民在伪满时期所遭受的残酷奴役及掠夺，指出“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东北最根本的回答是，汇集了极富能量的反满抗日斗争”。虽然“日本和满洲国把反满抗日势力称为‘匪贼’，……但它的本质，既是当时东北民众所能采取的最大限度的军事行动，也是不依靠正规军所进行的对日战争。”而且，当“共产党人掌握了主导权”以后，“使这场战争带有全新的性质”，书中对中国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作了科学的评价。

再次，本书对由于日本侵略和统治中国东北，而使众多的日本人卷入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指出“多的时候，有100万以上的日本人在东北生活”（据1940年统计，在东北的日本人为106.5万多人，其中在满铁有10万人以上；在旅大为20.2万余人，占当地人口的六分之一，在长春为11.4万人，占当地人口的五分之一，；如若加上关东军的75万人，共计达180万人以上）。即使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在自己和友人、熟人及其亲属之中；至少也能找到一个曾经是‘满洲体验者’，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人与‘满洲’的关系，可以说是贯穿现代史的重要国民体验之一。”“日本与‘满洲’的关系，不止是过去的事情，即使在今天，甚至在人们的意识和生活面貌上，都发生着有形无形的作用”。作

者记述了：“满洲体验者们”“都怀这样有的民族自豪感，即日本把资本和技术投入到此地，使它的资源迅速地开发出来”；以及在“战败后使日本人陷入混乱、被拘留、撤退的悲惨境地”，又使“日本人对‘满洲’的认识，可以说至今仍被这种悲惨的命运所左右和象征着”之后，并对日本人这种复杂的“满洲体验”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所谓“经营满洲”，的确使东北的产业结构实现了“近代化”，“但是，这个近代化‘并不是根据东北社会自身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为了确立日本的总体战态势，可以说堵死了东北社会自发发展的道路”，为了支撑日本法西斯扩大侵略战争，最后“归结为无限制地掠夺物力和人力的资源，使民众蒙受不可估量的痛苦”。至于说在这当中，“个别日本人在主观上所作的善意活动，是无可怀疑的。”在这当中，甚至有的人“豁出乌纱帽来反对关东军和政府的方针，”“也有人还命丧囹圄。“这种态度，对于曾处于军阀统治之下，不可能期待仁政出现的东北民众来说，也许能得到人们的真诚信赖，也并不奇怪”。正是由于“原来与中国人民建立了某种协作关系的移民团和侨民，在战败的混乱情况下，中国人以身相助的事例也不少。中国民众对日本人并没有不加区别地施以暴行”。这说明在极端困难的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仍然存在着友好关系。但正如作者明确指出的那样，“从满洲国统治这个整体状况的本质而言，有良知的个人的存在，它的意义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因为，他们即使同军部和政府对立起来，也始终不过是在殖民统治方针上的差别而已。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机构之中，即使是多么善良的人，如果从客观上看，不管愿意与否，都不能不分担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历史责任。”

最后，作者指出：“今天，对我们最重要的，并不是徒劳无益地去美化过去，而是要牢记日本和日本人在现实应尽的历史责任，要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只有这样，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才有可能开创平等的国际关系。满洲国绝不仅



仅是过去的一页，今天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摆在面前的活生生的教训。”应该说，这是作者在研究伪满洲国历史时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作者在本书中对有关中国东北的固有名词，在表述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他指出：“在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长期以来称作‘满洲’，同时，还把东部内蒙古加进来，叫作‘满蒙’。”“但在近代中国，几乎不使用‘满洲’这个地名，主要使用东北、东三省的名称”。外国所使用的“满洲”这一名称，则是“策划分割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论调，包含着要把东北看成是特殊地区这种意思”，“日本自满洲事变至日中战争的每一个步骤，正“是以‘满洲’这个名词，强制实现了东北的特殊化的。”因此，作者除了日本惯用的名词，如南满铁路、满洲事变、满洲国等而外，作为地名，一律使用东北这一名词，并作为日本外来语用片假名来标音。这是作者所作的一种科学态度，使本书更具有自己的特色。

正如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难免有它不足之处那样，本书虽有上述的许多优点（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对个别问题的提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必要，对此，我们试以脚注作了说明。尽管如此，总的说来，本书在今天仍属于了解伪满洲国历史概貌的一部上乘之作，不仅对我们了解日本同行的研究情况，进一步研究伪满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就是对我们年轻一代，了解我国东北悲惨的过去，进行爱国爱乡教育，也不失为一部好教材。

由于水平所限，在校译过程中难免有许多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作者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吉林师院历史系李澍田教授、王振科副教授和刘含发讲师的热情鼓励和真诚的帮助，特此致谢。

译校者

1990年4月

## 序 言 现代史上的“满洲”

拂晓的霞光多么灿烂  
洋溢着希望的翠绿色  
看吧！大陆上的新原野  
开拓者吾人荣光啊  
啊，满洲之信浓村

满洲信浓村建设之歌（长野县、信浓每日新闻社有奖中选歌曲）

长野县学务部长通知“关于满洲黑台信浓村建设纪念日一事”  
（1937年9月）

### 某次会议的决定

1940年12月3日，中部地区的山谷里已经下过好几次大雪，漫长的严冬开始了。长野县殖科郡沿着国铁信越本线一带，千曲川右岸的4个町13个村的町长、村长及其助手们，这一天齐聚在以温泉而闻名的户仓町公所的会议室。这次会议是为了商讨从郡内各町村中选出总共30户农民，作为移民以建立“满洲殖科乡”的问题。代表户仓町北邻的五加村出席会议的，是村长助理宫本正武。

基于满洲农业移民这一国策，在全国范围送出移民之际，一项从殖科郡送出移民团的计划，在同年9月中旬也正式具体化了。在这事情的背后，是由于以移民先进县自诩的长野县当局的强有力的行政指导，在上一年度已从两个郡送出了移民团。在此

之前试行的以全县为单位的移民团和以每町村组成的方式（分村移民），都行不通了，更现实的是以郡为单位的移民方式（分乡移民），被认为是今后的移民主力。

殖科乡最初的移民计划，是在10月中旬要完成45名先遣队员的选考工作，但有志于积极移民者几乎寥若晨星，到了11月上旬才好不容易募集了15名队员，此后全然再无应募者了。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如何弥补先遣队人员不足的问题。然而，与会者谁也拿不出什么良策。对于苦心经营从祖先传留下来的有限土地，或者在艰辛劳作中好歹得到一些租佃地的农民来说，即使给他们数10町步（1町步大致相当于1公顷）的土地，但要移民到既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外国，是完全不现实的梦话。而且，要在一两个月之内下定决心，做好准备，首先就是办不到的事情。即使要移居的话，也应在先遣队去弄清情况之后，再下决心参加移民本队才好——这是农民们不愿上当受骗的真实心境。

聚集在一起的町村长们，只好再次确认了各自承担应募数额，并约定要更加努力地完成任务，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议事工作继续进行，终于进入要确定殖科乡移民团团长的阶段。由于要将来自郡内各个地区互不相识的伙伴，人为地组成一个共同体，从而，能否确定他们的团长人选，就成为关系到移民在未来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由于历时三年的与中国的战争，连煤炭、木柴、木炭都不得不要受到限制，会议室内寒冷异常。五加村的村长助理官本正武脸色铁青，浑身颤抖着在屋里来回踱步。不过，他可不单单是因为屋子寒冷的缘故才那样的。会议主持者殖科乡建设本部长（即殖生村村长）扫视了一遍与会者，然后字斟句酌地侃侃而谈道：“关于团长的人选问题，本部一再慎重地考虑，前些日子，在那町、村长会上也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五加村的官本助理，是目前最合适的团长人选。正如各位所了解的那样，官本君人格高尚，身负重望，机敏果断，极少失误，我们确信他是极为难得的，独一无二的团长人选……。”

私下协商让宫本就任团长，只不过是两、三天前的事情。在宫本听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对于一个荒僻乡村的老实巴交的村吏来说，在迎来满50岁的今天，他觉得远涉海外，挥锹从事困难重重的开垦，而且还要担任直接领导数百名农民的首领，对于自己来说实在是难以承担的艰巨重任。另外，即使从他个人的人生设计来考虑，对晚年动身到异域他乡生活，也感到很不安。他虽竭力推辞，然而，在别无合适人选的劝说下，在国策移民的喝彩声面前，他的真实心情不得不隐藏起来。

于是，在今天的殖科乡建设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再一次被大家一致推举来担任团长一职。最后，他又进行了一番徒劳无益的推辞，“敝人实在难以胜任”云云。但大局已定，他只好听之任之了。与会者相继恳请宫本勿要推脱，“虽说考虑到了公私两方面都有种种困难，但为了国家、为了郡里的农民，无论如何也请您答应！”即使从用同样这种言辞向村民发出应募呼吁的立场来看，干脆地加以回绝也是极为困难的。仅仅在五天前的11月29日，宫本正武作为五加村送出移民的主要负责人，代表本村村长刚刚向本部部长汇报了工作，这样，形势突然急转直下，他本人也成了移民的一分子了。他步15名先遣队员的后尘，于12月26日起程前往一个未知的神秘大陆。这是在正式确定他担任团长后仅仅3个星期之后的事情。

### 日本人与“满洲”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当时的日本全国到处都有。自1932年至1945年，有近30万日本农民按照国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移居到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几乎所有这些都象宫本那样，未必是出自自己的本意，而是受周围气氛的影响渡海而去的。而且，又有很多人当地或者被招募进了军队，或者被卷入日本战败后的混乱之中，而丢掉了性命，或身陷囹圄，或者遭到妻离子散的命运。还有的陷于贫困的底层，经过颠沛流离之后，即便撤回国内，由

于原有的土地已沦入他人之手，许多人失去了返回故乡村庄的可能。这些人们在已经彻底开垦耕耘的日本，为了生计只好向仅剩下的寒地带的荒原，迈出了再次开垦的一步。

除了这些农民而外，在战败前的日本人当中，“满洲体验”也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存在着。仅在日本的权益铁路的南满洲铁路（满铁）的从业人员，大致也超过10万人。其他的日本资本的公司职员、官吏、一般侨民，再加上军人、士兵，合在一起最多时有超过100万以上的日本人生活在那里。如把短期旅行者包括在内，以某种形式与“满洲”有关系的日本人，是极其众多的。即便是在距战败33年后的今天（1978年），大部分日本人，自己和朋友、熟人的亲戚之中，至少也可以找到一位曾经是“满洲体验者”！在这种意义上，日本人同“满洲”的关系，是贯穿整个日本现代史的最大的国民体验之一。

尤其是现代40~50岁以上的年龄层中，具有真实的“满洲体验者”甚多；这种国民的体验作为更直接的实感而留下了印象，广阔无垠、沃野千里的平原上到处散落着村庄，农夫在大豆和高粱地里悠悠忙碌着。一条铁路贯穿在那个原野上，这就是象征日本权益的满铁线。满铁所经营的近代都市大连的雄伟的高楼大厦，以及开采不尽的露天煤矿<sup>①</sup>，透过车窗可以眺望到的大炼钢厂<sup>②</sup>——这一年龄层的多数日本人。对“满洲”大致都持有这种共同的印象吧！他们将日本的资本、技术和人材投入到这个地方，那里的资源被迅速地开发出来，他们都怀有某种民族自豪感。这一代人的最后一部分人，在现代的日本社会中仍在年龄层上形成了一个中坚层，在各方面都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因而，日本人与“满洲”的关系，可以说不仅仅局限于在已经过去的事情上，即便在今天人们的意识和生活的方式上，也发挥着有形无形的作用。

①露天煤矿：指抚顺煤矿——译者注

②大炼钢厂：指鞍山炼钢厂——译者注

## 满洲国的研究与本书的主题

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军队（关东军），突然进攻中国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各军事要地，这是发生在1931年9月的事件。这次战争，今天一般被称为“满洲事变”，但如果考虑到它的历史意义的重要性的话，用“事变”这个名称只是使其内容缩小化而已。尔后，战争扩大东北全境，1932年3月，关东军在迄今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之上，开始制造满洲国，使事态为之一变，迎来一个新的局面。1981年是满洲事变爆发的五十周年。

近来，在日本越来越多的人将以“十五年战争”的名称来称呼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这一名称很好地表达了这一历史现实，即自满洲事变至1945年战败的十四年（包括满洲事变的战争准备大致是十五年），日本总是在某些地方继续进行战争。这与按照当时官方的战争目的叫作“大东亚战争”，以及限于日美间战争的“太平洋战争”相比，以更客观的“十五年战争”这一名称若能得到公认，也许需要经过我们当代史的五十年时间！

满洲事变，作为这一长达十五年战争的起点，不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东亚的世界史，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以此为契机，军部增强了政治上发言权；不久，以军部为核心确立了法西斯统治。满洲事变成为日本走向法西斯化的重要里程碑。

通过发动满洲事变、建立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已不仅是保护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而且，还主动同中国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相对抗，并进而敌视苏联国内建设，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本书准备逐次研究，弄清其来龙去脉。而这些行动又同日本对国内社会运动和国民的自由思想的镇压相结合，使满洲事变后的日本，积极地涉足于东亚的现实世界，并用武力扼杀改革和革命，成为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契机。而法西斯本身的特征之一，就是世界史现实中的一场军事性的反革命。

然而，就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东北的统治而言，同它在历史上

的重要地位相比，尚未具体地研究清楚。而且，从评价其在整个东亚现代史上的地位角度来看，即便是在研究者当中，也似乎都忽视了这一点。

我在本书中试图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东北长达14年的统治，亦即对于其表现形态的满洲国，尽可能地给予全面的历史描述，但是，我在实际开始落笔时，由于笔者自身能力的不足以及种种的限制，要全面地、综合性的记述，才明白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就今天的研究水平而言，虽然有些问题分析得较为详细，但也有许多空白的部分。目前，在探索史料方面，过多地停留在对史料的分析、批判的实证性研究，要一跃来完成通史的写作是非常困难的。

再者，殖民地问题在历史研究上相当于另外一个境界领域，仅仅依靠日本的史料是不可能把握其全部内容的，而对这一因素的研究却是落后的。为要研究中国东北地区，至少也需要看一遍中文、朝文、俄文、英文的文献资料。这样看来，作为一个研究者要描绘满洲国的全部真相，在今天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首先从以下三个方面试图刻画满洲国的现实。首先，在第一章中以满洲事变的历史意义为依据，一面与世界史现实相联系，一面来探究满洲国的建立和成长的政治过程。其次，在第二章中以日本法西斯主义对满洲国所寄以厚望这一方面，就是说，为了确立总体战体制而进行产业开发和针对苏联的反革命的战争准备为核心，来分析满洲国统治的实态及其矛盾。最后在第三章中，由于东北地区原本是农业国，农民占了绝大多数，因而要把握住农业政策的实态，来弄清殖民地统治同民众的关系，并描述其矛盾。关于满洲事变的过程，由于已多见于诸多通史著作中，本书囿于篇幅，恕不赘述。

#### 关于固有名词的表达方式

关于本书中的固有名词的表达方式，在这里我想稍加解释。

在日本，很长时间以来是把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同时，还把东部内蒙古加在一起，称为“满蒙”。即使是现在，“满洲”一词仍十分流行。

“满洲”这一名称，据说原来是指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满族（所谓的满洲族），尔后转化为地域名称。然而，在近代的 中国，几乎没有把“满洲”作为地名来使用；主要使用东北、东三省。这是由于它位于中国全境的东北部分，由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份构成之故。

对于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最大课题的中国来说，喜欢使用以其领土不可分割为前提的“东北”、“东三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与此相反，毋宁说中国以外的各国之所以使用“满洲”，是意图分割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论调，将东北看作是特殊地域的一种想法。自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日本的所作所为正是以“满洲”这个名称来强行实现东北的特殊地域化的。

即使对“满洲”一词来说，名词也如此这般地沾染上了具体的历史的内容。在本书中，除了“满洲事变”、“满洲国”、“南满洲铁路”等例句而外，单纯作为地名来说则采用“东北”一词。

还有与此相关联的是，对于在本书中出现的外国的地名、人名，为尽量尊重其本国的发音，将尝试使用与目前常规相区别的方法。一般在汉字文化圈内的各个国家里，对外国语的固有名词，彼此对那些字都是以本国语音来阅读的。这也许是汉字所具有的性格吧。但为了尊重其他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并加深相互间的理解，即使是一个固有名词，不也应该看作是外国语言，要付出努力学好吗？出于这种考虑，我认为即使是中国和朝鲜的固有名词，也应一律作为外来语用片假名来书写。

尽管本书也遵循这样的原则，但由于今天的中国语的标准发音，同多数日本人迄今所了解的有很大的距离；同时，本书中所出现的固有名词，对日本人未必很熟悉，因此就采用了权宜的办



法，即对那些汉字以相当的现行的日语字体来标音，按照需要还要加上括号。只是对那些中国方面不承认其合法性的满洲国特有的行政区划等，由于以汉语来标音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本书决定采用汉字了。